

廈門大學國學研究院 集刊

(第一輯)



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廈門大學國學研究院 集刊

第一輯

第一輯

廈門大學國學研究院 集 刊

(第一輯)

廈門大學國學研究院 編



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廈門大學國學研究院集刊. 第一輯/廈門大學國學研究院
編. —北京: 中華書局, 2008. 11

ISBN 978 - 7 - 101 - 06205 - 2

I . 厦… II . 厦… III . 國學—中國—期刊 IV . Z126 - 5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8)第 092722 號

責任編輯: 李 靜

廈門大學國學研究院集刊

第一輯

廈門大學國學研究院 編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北京未來科學技術研究所有限責任公司印刷廠

*

787×1092 毫米 1/16·23½印張·2 插頁·480 千字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1 - 1000 冊 定價: 58.00 元

ISBN 978 - 7 - 101 - 06205 - 2

編輯委員會(按姓氏筆畫排序)

王 旭	劉 釗	朱水涌	朱崇實
李伯重	汪毅夫	陳支平	陳明光
楊國楨	周 寧	洪峻峰	徐夢秋
郭齊勇	黃俊傑	溫儒敏	詹石窗

發刊詞

20 世紀 20 年代的廈門大學國學研究院，是繼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和清華研究院國學門之後，我國高校建立的又一重要的國學研究機構。它的創辦，體現了廈門大學注重學術研究、兼顧中學與西學而以整理國學為重的辦學宗旨，也是初創時期的廈門大學對當時整理國故、振興國學的學術潮流的積極回應。

廈門大學國學研究院是廈門大學發展史上的輝煌篇章。國學院聚集了魯迅、林語堂、沈兼士、顧頡剛、史祿國等一代名師，提出了獨樹一幟的國學研究理念，制定了國學研究的宏偉規劃，在制度建構、領域拓展等方面都有新的嘗試。它雖然只存在短短幾個月，但所開闢的研究領域已為廈門大學諸多學科的發展奠定了基礎，而它所開創的學術傳統則影響了一代代厦大學人。國學研究院給我們留下一筆豐厚的精神財富和人文遺產，在中國現代學術史上也留下不可磨滅的一頁。

現在，中華民族正面臨全面振興的歷史機遇，重振國學、弘揚中華文化，推進哲學社會科學繁榮，成為知識界的共同使命。為此，廈門大學決定在國學研究院成立 80 周年之際，復辦國學研究院，為有志于國學研究的厦大學人創建一個平臺。我們相信，有了這樣一個平臺，我們將能够更好地協作共進，傳承國學研究院的薪火，發揚歷史傳統，相容並蓄、開拓創新，在中華文化復興的歷史進程中，再創廈門大學國學研究的輝煌。

復辦後的廈門大學國學研究院，將緊緊圍繞着對中國封建社會後期思想文化產生劃時代影響的朱熹理學這一核心，進而探索唐宋以來中國南方的思想文化、政治社會、民生經濟、宗教習俗等各領域的演變發展；以及在朱熹與閩學影響下的閩臺及周邊區域，特別是對東南海洋帶文化傳承的探索。在此基礎上，密切關注國內外人文社會科學發展的最新趨勢，努力建構國學研究的東南風格。

80 年前的廈門大學國學研究院，創辦了《廈門大學國學研究院周刊》，先後編輯四期，實際出版三期。接着又籌創《廈門大學國學研究院季刊》，創刊號已經編好，但由於印刷困難等種種原因，最終沒有出版。80 年後的今天，我們恢復編輯出版《廈門大學國學研究院集刊》，旨在發揚光大前輩開創的國學研究事業。我們衷心地期待海內外有志於國學

研究的同仁們，關心支持《集刊》的成長和發展，積極賜稿，惠予批評指正，促使我們不斷改進、努力提高，從而使《廈門大學國學研究院集刊》真正成為海內外學人開展國學研究與討論的高水準的學術園地。

廈門大學國學研究院集刊編輯委員會

二〇〇七年九月九日

目 錄

上編

中國史書上關於馬黎諾里使節之記載	張星烺(3)
前漢方音區域考	林語堂(11)
春秋時的孔子和漢代的孔子	顧頡剛(26)
《嵇康集》考	魯迅(32)
述何晏王弼的思想	容肇祖(38)
泉州訪古記	張星烺(53)
前漢貨幣問題之研究	
——近作前漢經濟狀況之推測中的一章	王肇鼎(62)
觀世音	潘家洵(70)
天后	顧頡剛(74)
中世紀泉州狀況	張星烺(79)
閩粵方言之來源	林語堂(86)

下編

厦大國學院時期的魯迅與顧頡剛論綱	朱水涌(97)
厦門大學國學研究院佚文考	洪峻峰(103)
全球化時代朱子“理一分殊”說的新意義與新挑戰	黃俊傑(118)
朱熹與《周易》先天學關係考論	詹石窗 楊燕(127)
從良知學之發展看朱子思想的型態	楊祖漢(141)

朱子對佛教的見解及其回應	蔡振豐(150)
從五經到四書：儒學典據嬗變及其意義	
——兼論朱子對禪佛思想挑戰的回應	劉澤亮(169)
界定並延伸儒學之界限：朱熹論科學與超自然主題	金永植(179)
從“存在空間”論朱子的身心空間觀及人安居於天地之論述	潘朝陽(195)
朱子的格致論及其與科學的關係	樂愛國(229)
朱子窮理學在德川末期的物理化	張昆將(238)
朱子對“道心”、“人心”的詮釋	李明輝(259)
羅整庵的“人心道心”說	林月惠(277)
朱熹的詩和詩論	蔡厚示(301)
朱熹詠梅詩詞意蘊探賾	劉曉豔(308)
親親互隱觀念、親屬容隱制度在古代及現代的意義	郭齊勇(314)
《舊唐書·姜師度傳》箋證稿	陳明光(330)
十九世紀初期松江地區的度量衡及折算標準	李伯重(341)
台灣文學研究：選題與史料的查考和使用	
——以《詩畸》為中心的討論	汪毅夫(349)
台灣史料鉤沉(一)	陳支平(359)
廈門大學國學研究院章程	(367)
稿約	(369)

上

編

中國史書上關於馬黎諾里使節之記載^①

張 星 烺

一、馬黎諾里(John Marignolli)略傳

元時歐洲人士來中國者，何啻數十家？而歸國以後，能有著述遺留後世者，僅數家而已。數家之中，以馬哥孛羅(Marco Polo)爲巨擘，吾人固已熟聞之矣。孛羅以前有數家，嘗至外蒙古，中國史書無記載，蓋蒙古人是時，尚未入主中國也。孛羅以後有數家，嘗至中國本土，或爲傳教，或爲私人遊歷，故史書亦無記載。而最後一家，則爲羅馬教皇專使，奉命東來報聘，故中國史書記載頗多。然馬黎諾里遭運不佳，歸國以後，雖有記載，無人注意及之，致盛名晦而不彰者四百餘年。直至前清乾隆時，其著述始得刊佈於世。嘉慶末年，始有人知其嘗至中國，而爲之宣揚于歐西。至中國史書中關於此一次古代中西交通之記載，則迄今尚無人注意也。欲知此等記載之如何發明，馬黎諾里之略傳，不可不先知也。

馬黎諾里一生事迹，他書無記載。吾人所得知之略傳，亦僅據其本人所著之《博希米亞史》(*Chronicle of Bohemia*)中之自述而已。馬黎諾里名約翰，義大利國佛羅倫斯市(Florence)人。少充僧。一千三百三十八年(元順帝至元四年)，奉教皇班尼狄德十二世(Benedict XII)之命，攜國書與禮物報聘東方韃靼國大可汗(元順帝先有大使至羅馬教皇之廷，求良馬及介紹阿蘭人。事見拙著《古代中西交通徵信錄中國與歐洲之交通》第一百十一節至第一百四節)。以是年十二月(西曆)，離阿維南城(Avignon)至那波利港(Naples)。翌年(至元五年)五月一日，抵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六月杪，渡黑海至喀發(Caffa)，更至欽察汗月祖伯(Usbec)(名見《元史》)之廷，呈獻國書，錦衣，戰馬，美酒，與教皇之贈品。月祖伯待之頗優，賜給衣食，在其廷過冬。乃更行。行時，復賞賜甚厚，

① 本文至第11篇即林語堂先生的《閩粵方言之來源》，原爲1926年《廈門大學國學研究院季刊》(創刊號)收錄的論文，後因故未能出版。爲了緬懷前輩學人探索國學的光輝業績，茲借《廈門大學國學研究院集刊》創刊之際，由洪峻峰先生搜集整理校對，予以重新刊出。特此說明。

並給驛馬及旅費，俾得至察合台汗國都城阿力麻里(Armalec)(名見《元史·地理志》，在今新疆伊犁附近)。在阿力麻里停留良久。至一千三百四十一年之末(至正元年)，始再啓程東行。在柯模里(Kamul)(名見《元史·地理志·西北地》，即今哈密)又留多日。至一千三百四十二年(至正二年)七八月間，始達北京。瓦丁(Wadding)及中國史書，皆記於此年抵北京也。在北京留三四年之久，始南至泉州。放洋航至印度科倫伯姆城(Columbum)(即俱藍國)，在該城又留居一年。至一千三百四十八年(至正八年)，乘西南孟素風，航至印度半島東岸科羅曼德爾濱海省，參謁先聖拖瑪斯(Thomas)之墓祠。在該處留僅四日，更往訪撒巴國(Saba)，似即馬爾抵甫群島(Maldives)也。離撒巴後，馬黎諾里乘船擬往嘛囉拔(Malabar)而回歐洲。不期海中遇風，吹至錫蘭島，爲回教海盜所擒，拘留四月。自東方攜帶珍寶，悉爲所劫。此盜黨羽甚衆，錫蘭大部爲所讐服。離錫蘭後，乘船至忽里模子(Hormuz)(名見《元史·地理志·西北地》)，經巴比倫故墟而至八吉打(Bagdad)，毛夕里(Mosul)，愛代沙(Edessa)，阿雷坡(Aleppo)，大馬色克(Damascus)，格力里(Galilee)及耶路撒冷城(Jerusalem)，再經錫勃洛斯島(Cyprus)而歸義大利。以一千三百五十三年(至正十三年)抵阿維南城，獻呈大可汗致教皇之國書。書中言大汗尊敬基督教，承認其奉基督教之臣民，服從教皇，並請再增遣宣教師往東方也。

一千三百五十四年(至正十四年)，教皇任命馬黎諾里爲喀拉伯利亞(Calabria)(義大利南部)必失那奴(Bisignano)地方主教。馬黎諾里或以曾往東方契丹國(中世紀歐洲人謂中國爲契丹)辛苦萬分，所餘殘年，不欲再居於偏僻孤陋小邑，如喀拉伯利亞者，故對於教皇任命，似未就職。是年日爾曼皇帝察里第四世(Charles IV)至羅馬城行加冕禮時，得遇馬黎諾里。察里人品卑鄙，然聰明好學，在位時，獎勵學術。至是，聞馬嘗奉使東方，故招之。遂隨歸日爾曼。命著《博希米亞史》。居日爾曼幾年，不可得知。惟一千三百五十六年(至正十六年)，馬黎諾里充佛羅倫斯共和市大使，至阿維南城謁教皇。一千三百五十七年(至正十七年)，吾人得知其又在波洛格那城(Bologna)頒給赦罪特權於某教堂。斯時年已高矣。何年卒，不可考。

二、馬黎諾里著述之發明

馬氏之《博希米亞史》，古代士人見之者甚鮮。束藏孛拉格市(Prague)教學塵土內，四百餘年，無人顧問。一千七百六十八年(清乾隆三十三年)，宣教師多不內(Rev. Gelasius Dobner)著《博希米亞通史》，始將馬黎諾里之作取出，列之於其書內。世界學者，方得讀其書。然多不內之功，不過將抄寫本，變作刻印本而已。一千八百二十年(清嘉慶二十五年)，德人梅諾脫

(J. G. Meinert)始將多不內通史中馬黎諾里《遊記》提出,依其原文,重行清理,加以注解,刊之於《博希米亞科學會報告》中,題為《教皇專使小級僧約翰馬黎諾里奉使東方錄》(Abhandlungen der K. B. h. m. Gesellschaft der Wissenschaften, Vol. VII “Johannes von Maregnolla minderen Bruders und pabstlichen Legaten Reise in das Morgenland V. I., 1339—1353”, aus dem Latein übersetzt geordnet und erläutert von J. G. Meinert),於是世人始得知有馬黎諾里之書,並當時中國朝廷與羅馬教皇通聘之事迹。一千八百五十六年(清咸豐六年),德國孔斯曼教授(Prof. F. Kunstmann)著《第十四世紀印度中國基督教傳佈狀況》(Die Missionen in Indien und China im vierzehnten Jahrhundert)一書,其第五卷為《馬黎諾里遊記》(Der Reisebericht des Johannes Marignolla)附有注釋。英人亨利玉爾(Henry Yule)據此二書譯成英文,另加注解,列之於其所著《古代中國見聞錄》(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第三冊中。馬氏遊記,鄙人已譯成漢文,列於拙作《古代中西交通徵信錄》中;今尚未付梓。其記甚長,不錄於此。

三、中國記載之發明

民國十二年,余寓青島,查得周伯琦《近光集》有《天馬行應制作》並序。其序及詩中所言事迹情形,全與馬黎諾里《遊記》相合。因錄而存之。及至夏曆年杪,回北京見陳援庵先生,與言及之。先生言尚有他家文集中,亦有《天馬歌》同敘此一事。因命人錄出示余。民國十五年夏,又錄示余秦約之《天馬歌》。余歡忭不可言喻。此一番古代中歐交通事迹,明及清初,兩朝竟無人知。百年前,歐洲人士在歐洲發現其書,加以整理,在當時視為大發明。而東方中國之記載,至今無人探索。一旦得之,其樂豈可以筆述之哉!茲將各家記載,錄出於下,並加注釋焉。

(一)周伯琦(字伯溫)《近光集》

《天馬行應制作並序》

至正二年,歲壬午,七月十有八日^①,西域拂郎^②國遣使獻馬一匹。高八尺三寸,

① 至正二年,即西歷一千三百四十二年。此處所載年月,正合馬黎諾里抵北京之時。

② 拂郎為 Farang 之譯音。波斯阿拉伯人稱歐洲以是名。中世紀時,日耳曼系人種中,有法蘭克族(Franks)者,自萊因河北侵入河南,佔領其地,建設王國。至唐德宗時,有沙理曼大帝者,幾統一歐洲西部。時值阿拉伯之回教徒侵入歐洲。法蘭克族領袖歐洲擊退回人,由是族名大顯。阿拉伯人及他回教徒皆稱西歐為法蘭克,而稱東羅馬曰魯迷(Rum)。魯迷亦羅馬(Rome)之訛音也。蒙古人西征,先與回教徒接觸。次乃及歐洲。其稱歐洲以回教徒之名稱,必軍中舌人,為回教徒也。馬黎諾里東來,先至欽察後至中央亞細亞察合臺汗國。是時二汗國,皆奉回教。隨從舌人,亦回教徒。故中國書中稱為拂郎也。

修如其數而加半。色漆黑，後二蹄白。曲項昂首，神俊超逸。視它西域馬可稱者，皆在牕下。金轡重勒。馭者其國人，黃鬚碧^①眼，服二色窄衣。言語不可通，以意諭之。凡七渡海^②洋，始達中國。是日天朗氣清，相臣奏進，上御慈仁殿臨觀稱歎。遂命育於天閑，飼以肉粟酒湏。仍敕翰林學士承旨臣巵巵命工畫者圖之，而直學士臣揭傒斯贊之。蓋自有國以來，未嘗見也。殆古所謂天馬者耶？承詔賦詩，題所畫圖，臣伯琦謹獻詩曰：

飛龍在天今十祀^③，重譯來廷無遠邇。川珍岳貢皆貞符，神駒躍出西窪水。
拂郎蕞爾不敢留，使行四載數萬^④里。乘輿清暑灤河宮^⑤，宰臣奏進閭闔裏。
昂昂八尺阜且偉，首揚渴烏竹批耳。雙蹄懸雪墨漬毛，疏鬃擁霧風生尾。
朱英翠組金盤陀，方瞳夾鏡神光紫。聳身直欲凌雲霄，盤辟丹墀却閑顧。
黃鬚圉人服龍詭，鞚轡如縈相諾唯。群臣俯伏呼萬歲，初秋小霽風日美。
九重洞啓臨軒觀，袞衣晃耀天顏喜。畫師寫仿妙奪神，拜進御床深承旨。
牽來相向宛相同，一入天閑誰敢齒。我朝幅員古無比，朔方鐵騎紛如蟻。
山無氛祲海無波，有國百年今見此。昆侖八駿遊心侈，茂陵大宛黷兵紀。
聖皇不却亦不求，垂拱無為靜邊鄙。遠人慕化致壤莫，地角已如天尺只。
神州苜蓿西風肥，收斂驕雄聽驅使。屬車歲歲幸兩京，八鸞承御壯瞻視。
騶虞麟趾並樂歌，越雉旅^⑥樊盡風靡。乃知感召由真龍，房星孕秀非偶爾。
黃金不周築高臺，髦俊聞風一時起。願見斯世皞皞如羲皇，按圖畫卦復茲始。

- ① 黃鬚碧眼，爲日耳曼民族之特別標記。馬黎諾里遊記載在北京時，同伴者有三十二人。意其中義大利北部，古日耳曼蘭巴德族(Lombards)之苗裔也。
- ② 此處言使者東來，凡七渡海洋，拙作《古代中西交通徵信錄·中歐交通》第一百十一節，元順帝給羅馬教皇諭旨，亦有“西方日沒處，七海之外，法蘭克國基督教信徒主人，羅馬教皇”之語。所謂七海，果何海歟？德人梅諾脫(Meinert)謂爲阿拉耳海(Arul Sea)，甲斯便海(Caspian)(即里海)，阿索甫海(Azov)，黑海(Black Sea)，瑪摩拉海(Sea of Marmora)，多島海(Archipelago)(又名愛琴海)(gean Sea)，地中海(Mediterranean)，凡七海。第九世紀時(唐末)，阿剌伯航海家亦謂由巴斯拉港(Basra)至中國，須過七海。南宋時，阿剌伯地理家愛德利奚(Edrisi)記大洋之外，亦有七海。支那海(Sea of China)，紅海(Red Sea)，青海(Green Sea)(即波斯灣)，大馬色克海(Sea of Damascus)(即地中海)，威尼斯海(Sea of Venice)，滂突斯海(Sea of Pontus)，卓爾章海(Sea of Jorjan)(即里海)是也。凡此皆不過言其悠遠。未必有若何科學意義也。
- ③ 至正二年，爲元順帝即位之第十年。以前尚有元統二年，至元六年。
- ④ 馬黎諾里以一千三百三十八年，順帝至元四年十二月，離阿維維南，至一千三百四十二年，至正二年七、八月間抵北京，其間適將足四歲。
- ⑤ 灤河宮，他家記載中又有作灤京者，即上都，又稱開平府。世祖經營，以後歷代諸帝，每屆夏季，輒來此避暑。
- ⑥ 《韓詩外傳》卷五，及《後漢書》卷一一六《南蠻傳》，皆記周成王時，越裳氏重九譯而至，獻白雉於周公。《書經·周書·旅獒》篇，記周克商以後，西旅底貢厥獒。

(二)揭傒斯《文安公文集》卷十四

《天馬贊》

皇帝御極之十年(即至正二年)七月十八日,佛郎國獻天馬。身長丈一尺三寸有奇,高六尺四寸有奇,昂高八尺有二寸。廿有一日,敕臣周朗貌以為圖。廿有三日,詔臣揭傒斯為之贊。贊曰:

惟乾秉靈,惟房降精。有產西極,神駿難名。彼不敢有,重譯來庭。東逾月窟,梁雍是經。朝飲大河,河伯屏營。莫秣大華,神靈下迎。四踐寒暑,爰至上京。皇帝臨軒,使拜迎稱。臣拂郎國,邈限西溟。蒙化效貢,願歸聖明。皇帝謙讓,嘉爾遠誠。摩於赤墀,願瞻莫矜。既稱其德,亦貌其形。高尺者六,修倍猶贏。色應玄武,足躡長庚。回眸電激,頓轡風生。卓犖權奇,虎視龍騰。按圖考式,曾未足並。周聘八駿,徐偃構兵。漢駕鼓車,炎劉中興。維帝神聖,載籍有徵。光武是師,穆滿是懲。登崇俊良,共基太平。一進一退,為國重輕。先人後物,萬國咸寧。

(三)歐陽玄《圭齋文集》卷一

《天馬頌》

至正二年壬午七月十八日丁亥,皇帝御慈仁殿拂郎國進天馬。二十一日庚寅,自龍光殿敕周朗貌以為圖。二十三日壬辰,以圖進。翰林學士承旨巉巉傳旨,命傒斯為之贊。臣惟漢武帝發兵二十萬,僅得大宛馬數匹。今不煩一兵,而天馬至,皆皇上文治之化所及。臣雖駑劣,敢不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天子仁聖萬國歸,天馬來自西方西。玄雲被身兩玉蹄,高逾五尺修倍之。七渡海洋身若飛,海若左右雷霆隨。天子曉御慈仁殿,西風忽來天馬見。龍首鳳臆目飛電,不用漢兵二十萬,有德自歸四海羨。天馬來時庶升平,天子仁壽萬國清,臣願作詩萬國聽。

《天馬賦》

翳房星之委精,鐘天馬之權奇。添神質於涇淫,砥勁氣於月氏。貞非坤牝,健本乾為。上分扶輿之秀,下孕蜿蟺之縈。風雲資其格力,雨露澤其光儀。膺廣鳳臆,鬣秀章貌。首昂渴烏之勢,影捷杜矢之馳。於是陋之駒駖產,邁麒麟之姿。驂六飛於廣漠,舞九奏於希夷。若乃朝發昆侖,夕秣玄圃。駕維笙之子晉,道霞觴于王母。風冉冉兮斯征,靈續續兮來寧。覽熙世之德輝,屬萬物之欣睹。願陪禁衛,自獻西土。乃命移中戒造父,釋

雲幕于金鞍，暎乎尹於瓊戶。出則鏘和鸞，驂輿組。媚日馭之光華，展天衢之步武。然其氣質，不可求之驪黃之餘；其芻秣，不可畀之皂櫪之伍。峙玉山之殖，未足供其齕；委金台之賞，未足議其估。是知天馬固難得而不易畜也。所以罕見於盛時，僅聞於前古。時則有仿鄒枚，請賡樂府。而客或難之曰：時方歌鹿鳴之章，子乃爲天馬之賦。得無馳駕鼓者，寧不與此而迥殊也哉。嗟夫，寶不自貴，以人爲貴。物不自異，以人而異。方神駒絢彩于水涯，固期驚劣之同滯；至其裂矟矢而庭實，竟乃自齒於天駟。信物美而無所遺兮，亦奇才之能自致。負鹽車而上太行者，慨未遇夫伯樂；伏皂櫪而志千里者，又何慚乎老驥。振長鬣而一嘶兮，冀識余之所意；盍埃風而上征兮，願借翠雲以爲鞍。隨飛龍而上下兮，羌先路其焉避；彼豈乘虛而騰蹈兮，進雲逐電之可異也。庶幾求之玄黃之外兮，則亦駿骨之可市也。

(四) 吳師道《禮部集》卷十一

《天馬贊》

至正二年秋七月，上在灤京，拂郎國來獻馬。長丈一尺有三寸，高六尺四寸，昂首複增三之一焉。身純黑，後二蹄白。食芻粟倍常，間以肉渾。奇偉驍駿，真神物也。拂郎在西海^①之西，去京師數萬里。凡七渡巨洋，歷四年乃至。上御慈仁殿受之。後月，乘以歸燕。既敕畫工爲圖，仍命詞臣贊之。臣某具員學館，目睹盛事，謹百拜稽首而贊曰：

房星降精，龍出水中。挺生雄姿，西極爲空。聖人御天，臣不敢駕。四年在途，祇獻墀下。立雲披身，白玉並蹄。昂首如山，萬騎讓嘶。神物應期，振古無匹。不命自來，懷遠之德。省方時乘，一日兩京。吉行無驅，永奉皇明。

(五) 陸仁《乾乾居士集》(《元詩選》)

《天馬歌》

於穆世祖肇王迹，受天之慶大命集。神寓鴻圖大無及，功烈皇皇共開闢。四方下上沛流澤，列聖相承續丕績。哲王嗣位建皇極，大臣弼輔尚禹稷。禮樂制度靡有隙，六府孔修萬姓懌。天子聖德于昭共，念承皇祖心弗宅。日月同明天地廓，絕域窮陲歸版籍。萬國貢獻歲靡息，琛瑤瑰異陋金錫。豈須征討費兵革，文懷遠人盡臣服。至正壬午秋之日，天馬西來佛郎國。佛郎之國邈西域，流沙彌漫七海隔。浪波橫天馬橫涉，馬其猶龍弗顛

① 西海即地中海。《晉書》卷九七《大秦國傳》：大秦國一名犁鞞，在西海之西。